

茶

茶

茶

茶



中

华

饮

食

物

语

飲之語

民俗文化编写组 编

【茶经】

唐 陆羽 著

【续茶经】

清 陆廷灿 著
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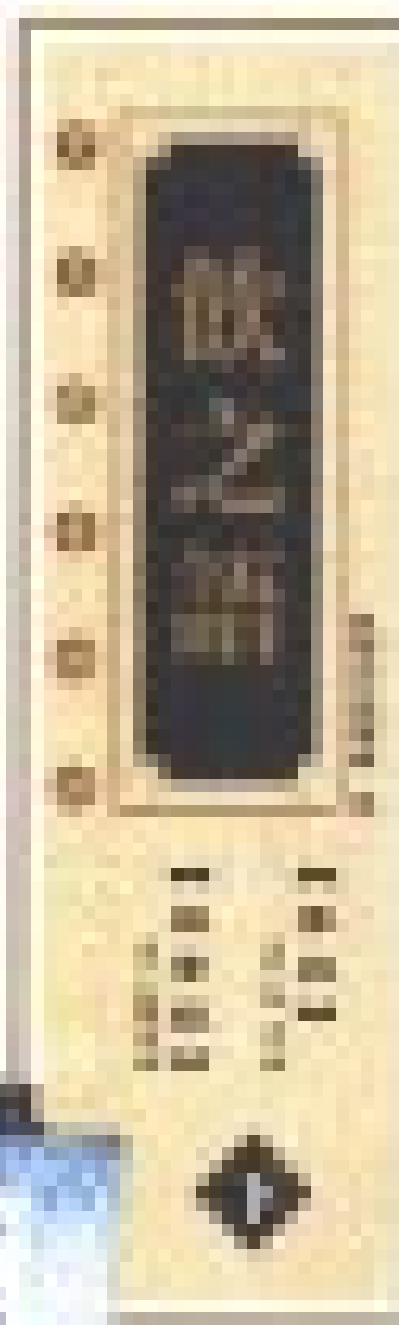


茶

茶

茶

茶



中华饮食物语——

饮之语

《中华饮食物语》编委会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食之语

茶之事

《晋书》：温峤表遣取供御之调，条列真上茶千片，茗三百大薄。

《洛阳伽蓝记》：王肃初入魏，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，常饭鲫鱼羹，渴饮茗汁。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，号为漏卮。后数年，高祖见其食羊肉酪粥甚多，谓肃曰：“羊肉何如鱼羹？茗饮何如酪浆？”肃对曰：“羊者是陆产之最，鱼者乃水族之长，所好不同，并各称珍，以味言之，甚是优劣。羊比齐鲁大邦，鱼比邾莒小国，惟茗不中，与酪作奴。”高祖大笑。彭城王勰谓肃曰：“卿不重齐鲁大邦，而爱邾莒小国，何也？”肃对曰：“乡曲所美，不得不好。”彭城王复谓曰：“卿明日顾我，为卿设邾莒之食，亦有酪奴。”因此呼茗饮为酪奴，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，专习茗饮。彭城王谓缟曰：“卿不慕王侯八珍，而好苍头水厄。海上有逐臭之夫，里有学颺之妇，以卿言之，即是也。”盖彭城王家有吴奴，故以此言戏之。后梁武帝子西丰侯萧正德归降时，元乂欲为设茗，先问：“卿于水厄多少？”正德不晓乂意，答曰：“下官生于水乡，而立身以来，未遭阳侯之难。”元乂与举坐之客皆笑焉。

《海录碎事》：晋司徒长史王濛，字仲祖，好饮茶，客至辄饮之。士大夫甚以为苦，每欲候濛必云：“今日有水厄。”

《续搜神记》：桓宣武有一督将，因



（清）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卉盖碗

茶

葉

圖

茶

茶

时行病后虚热，更能饮，复茗一斛二斗乃饱，才减升合，便以为不足，非复一日。家贫，后有客造之，正遇其饮复茗，亦先闻世有此病，仍令更进五升，乃大吐，有一物出如升大，有口，形质皱皱，状似牛肚。客乃令置



（清）宜兴胎画珐琅五彩四季花卉海棠壶

之于盆中，以一斛二斗复浇之，此物喻之都尽，而止觉小胀。又增五升，便悉混然从口中涌出。既吐此物，其病遂瘥，或问之：“此何病？”客答云：“此病名斛茗瘕。”

《潜樵类书》：进士权纾文云：“隋文帝微时，梦神人易其脑骨，自尔脑痛不止。后遇一僧曰：‘山中有茗草，煮而饮之当愈。’帝服之有效，由是人竞采啜。因为之赞。其略曰：‘穷春秋，演河图，不如载茗一车。’”

《唐书》：“太和七年，罢吴蜀冬贡茶。太和九年，王涯献茶，以涯为榷茶使，茶之有税自涯始。十二月，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：‘榷茶不利于民。’从之。”“陆龟蒙嗜茶，置园顾渚山下，岁取租茶，自判品第。张又新为《水说》七种，其二惠山泉、三虎丘井、六淞江水。人助其好者，虽百里为致之。日登舟设篷席，赍束书、茶灶、笔床、钓具往来。江湖间俗人造门，罕觐其面。时谓江湖散人，或号天随子、甫里先生，自比涪翁、渔父、江上丈人。后以高士征，不至。”

《国史补》：“故老云，五十年前多患热黄，坊曲有专以烙黄为业者。灞浐诸水中，常有昼坐至暮者，谓之浸黄。近代悉无，而病腰脚者多，乃饮茶所致也。”“韩晋公滉闻奉天之难，以夹练囊盛茶末，遣健步以进。”

茶

葉

圖

茶

茶

茶

茶

茶

茶

茶

“常鲁使西番，烹茶帐中，番使问：‘何为者？’鲁曰：‘涤烦消渴，所谓茶也。’番使曰：‘我亦有之。’取出以示曰：‘此寿州者，此顾渚者，此蕲门者。’”

唐赵璘《因话录》：陆羽有文学，多奇思，无一物不尽其妙，茶术最著。始造煎茶法，至今鬻茶之家，陶其像，置炆突间，祀为茶神，云：宜茶足利。巩县为瓷偶人，号“陆鸿渐”，买十茶器得一鸿渐，市人沾茗不利，辄灌注之。复州一老僧是陆僧弟子，常诵其《六羡歌》，且有《追感陆僧》诗。

唐吴晦《摭言》：郑光业策试，夜有同人突入，吴语曰：“必先必先，可相容否？”光业为辍半辅之地。其人曰：“仗取一勺水，更煎一碗茶。”光业欣然为取水、煎茶。居二日，光业状元及第，其人启谢曰：“既烦取水，更便煎茶。当时不识贵人，凡夫肉眼；今日俄为后进，穷相骨头。”

唐李义山《杂纂》：富贵相：捣药碾茶声。

唐冯贽《烟花记》：建阳进茶油花子饼，大小形制各别，极可爱。宫嫔缕金于面，皆以淡妆，以此花饼施于鬓上，时号北苑妆。

唐《玉泉子》：崔蠡知制诰丁太夫人尤，居东都里第时，尚苦节啬，四方寄遗茶药而已，不纳金帛，不异寒素。

《颜鲁公贴》：廿九日南寺通师设茶会，咸来静坐，离诸烦恼，亦非无益。足下此意，语虞十一，不可自外耳。颜真卿顿首顿首。

《开元遗事》：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，日与僧道异人往还。每至冬



(明·成化)斗彩花卉罐

茶

茶

茶

茶

茶

时，取溪冰敲其晶莹者煮建茗，共宾客饮之。

《李邕侯家传》：皇孙奉节王好诗，初煎茶加酥椒之类，遗泌求诗，泌戏赋云：“旋沫翻成碧玉池，添酥散出琉璃眼。”奉节王即德宗也。

《中朝故事》：有人授舒州牧，赞皇公德裕谓之曰：“到彼郡日，天柱峰茶可惠数角。”其人献数十斤，李不受。明年罢郡，用意精求，获数角投之。李阅而受之曰：“此茶可以消酒食毒。”乃命烹一觥，沃于肉食内，以银合闭之。诘旦视其肉，已化为水矣。众服其广识。

段公路《北户录》：前朝短书杂说，呼茗为薄，为夹。又梁《科律》有薄茗、千夹云云。

唐苏鹞《杜阳杂编》：唐德宗每赐同昌公主饌，其茶有绿华、紫英之号。

《凤翔退耕传》：元和时，馆阁汤饮待学士者，煎麒麟草。

温庭筠《采茶录》：李约字存博，汧公子也。一生不近粉黛，雅度简远，有山林之致。性嗜茶，能自煎，尝谓人曰：“当使汤无妄沸，庶可养茶。始则鱼目散布，微微有声；中则四际泉涌，累累若贯珠；终则腾波鼓浪，水气全消。此谓老汤三沸之法，非活火不能成也。”客至不限瓯数，竟日熬火，执持茶器弗倦。曾奉使行至陕州硤石县东，爱其渠水清流，旬日忘发。

《南部新书》：“杜幽公惊，位极人臣，富贵无比。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，其一为澧州刺史，其二贬司农卿，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，舟次瞿塘，为骇浪所惊，左右呼唤不至，渴甚，自泼汤茶吃也。”“大中三年，东都进一僧，年一百二十岁。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？僧对曰：‘臣少也贱，不知药。性本好茶，至处惟茶是求，或出日过百余碗，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。’因赐茶五十斤，令居保寿寺，名饮茶所曰茶寮。”“有胡生者，失其名，以钉铰为业，居雪溪而近白苹洲。去厥居十余步有古坟，胡生每淪茗必奠酹之。尝梦一人谓之曰：‘吾姓柳，平生善为诗而嗜茗。



及死，葬室在于今居之侧，常衔子之惠，无以为报，欲教子为诗。’胡生辞以不能，柳强之曰：‘子但率言之，当有致矣。’既寤，试构思，果若有冥助者。厥后遂工焉，时人谓之‘胡钉铰诗。’柳当是柳恽也。又一说，列子终于郑，今墓在效藪，谓贤者之迹，而或禁其樵牧焉。里有胡生者，性落魄。家贫，少为洗镜、鍤钉之业。遇有甘果名茶美醕，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垄，以求聪慧而思学道，历稔忽梦一人，取刀划其腹，以一卷书置于心腑。及觉，而吟咏之意，皆工美之词，所得不由于师友也。既成卷轴，尚不弃于猥贱之业，真隐者之风。远近号为‘胡钉铰’云。”

张又新《煎茶水记》：代宗朝，李季卿刺湖州，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。李素熟陆名，有倾盖之欢，因之赴郡，泊扬子驿，将食，李曰：“陆君善于茶，盖天下闻名矣，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。今者二妙，千载一遇，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操舟挈瓶，深诣南零。陆利器以俟之。俄水至，陆以勺扬其水曰：“江则江矣，非南零者，似临岸之水。”使曰：“某操舟深入，见者累百，敢虚给乎？”陆不言，既而倾诸盆，至半，陆遽止之，又以勺扬之曰：“自此南零者矣。”使蹶然大骇，伏罪曰：“某自南零赍至岸，舟荡覆半，至惧其少，挹岸水增之，处士之鉴，神鉴也，其敢隐乎。”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。

《茶经》本传：羽嗜茶，著经三篇。时鬻茶者，至陶羽形置炆突间，祀为茶神。有常伯熊者，因羽论，复广著茶之功。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，次临淮，知伯熊善煮茗，召之。伯熊执器前，季卿为再举杯。其后尚茶成风。

《金銮密记》：金銮故例，翰林当直学士，春晚人困，则日赐成像殿茶果。



(清)宜兴胎画珠琅彩四季花卉盖碗

《梅妃传》：唐明皇与梅妃斗茶，顾诸王戏曰：“此梅精也，吹白玉笛，作惊鸿舞，一座光辉，斗茶今又胜吾矣。”妃应声曰：“草工之戏，误胜陛下。设使调和四海，烹饪鼎鼐，万乘自有宪法，贱妾何能较胜负也。”上大悦。



(清)宜兴画珪琅五彩四季花卉海棠壶

杜鸿渐《送茶与杨祭酒书》：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，一片上太夫人，一片充昆弟同歆，此物但恨帝未得尝，实所叹息。

《白孔六帖》：寿州刺史张镒，以餉钱百万遗陆宣公贄。公不受，止受茶一串，曰：“敢不承公之赐。”

《海录碎事》：邓利云：“陆羽，茶既为癖，酒亦称狂。”

《侯鯖录》：唐右补阙綦毋灵[音英]，博学有著述才，性不饮茶，尝著《伐茶饮序》，其略曰：“释滞消壅，一日之利暂佳；瘠气耗精，终身之累斯大。获益则归功茶力，貽患则不咎茶灾。岂非为福近易知，为祸远难见欤。”灵在集贤，无何以热疾暴终。

《苕溪渔隐丛话》：义兴贡茶非旧也。李栖筠典是邦，僧有献佳茗，陆羽以为冠于他境，可荐于上。栖筠从之，始进万两。

《合璧事类》：唐肃宗赐张志和奴婢各一人，志和配为夫妇，号渔童、樵青。渔童捧钓收纶，芦中鼓枻；樵青苏兰薪桂，竹里煎茶。

《万花谷》：《顾渚山茶记》云：“山有鸟如鸚鵡而小，苍黄色，每至正二月作声云‘春起也’，至三四月作声云‘春去也。’采茶人呼为报春鸟。”

董道《陆羽点茶图跋》：竟陵大师积公嗜茶久，非渐儿煎奉不向口。羽出游江湖四五载，师绝于茶味。代宗召师入内供奉，命宫人善茶者烹以饷，师一啜而罢。帝疑其诈，令人私访，得羽召入。翌日，赐师斋，密令羽煎茗遗之，师捧瓯喜动颜色，且赏且啜，一举而尽。上使问之，师曰：“此茶有似渐儿所为者。”帝由是叹师知茶，出羽见之。

《蛮瓯志》：白乐天方斋，刘禹锡正病酒，乃以菊苗薺、芦菰酢饷乐天，换取六斑茶以醒酒。

《诗话》：皮光业字文通，最耽茗饮。中表请尝新柑，筵具甚丰，簪绂丛集。才至，未顾尊罍，而呼茶甚急，径进一巨觥，题诗曰：“未见甘心氏，先迎苦口师。”众噱云：“此师固清高，难以疗饥也。”

《太平清话》：庐仝自号癖王，陆龟蒙自号怪魁。

《潜樵类书》：唐钱起，字仲文，与赵莒为茶宴，又尝过长孙宅，与朗上人作茶会，俱有诗纪事。

《湘烟录》：闵康侯曰：“羽著《茶经》，为李季卿所慢，更著《毁茶论》。其名疾，字季疵者，言为季所疵也。事详传中。”

《吴兴掌故录》：长兴啄木岭，唐时吴兴、毗陵二太守造茶修贡，会宴于此。上有境会亭，故白居易有《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欢宴》诗。

包衡《清赏录》：唐文宗谓左右曰：“若不甲夜视事，乙夜观书，何以君。”尝召学士于内庭，论讲经史，较量文章，宫人以下侍茶汤饮饌。

《名胜志》：唐陆羽宅在上饶县东五里。羽本竟陵人，初隐吴兴苕溪，自号桑苎翁，后寓新城时，又号东冈子。刺史姚骥尝诣其宅，凿沼为溟渤之状，积石为嵩华之形。后隐士沈洪乔葺而居之。

《饶州志》：陆羽茶灶在余干县冠山石峰。羽尝品越溪水为天下第二，故思居禅寺，凿石为灶，汲泉煮茶，曰丹炉，晋张氍作，大德时总管常福生，从方士搜炉下，得药二粒，盛以金盒，及归开视，失之。



(清)仿木纹描金多穆壶

《续博物志》：物有异体而相制者，翡翠屑金，人气粉犀，北人以针敲冰，南人以线解茶。

《太平山川记》：茶叶寮，五代时于履居之。

《类林》：五代时，鲁公和凝，字成绩，在朝率同列，递日以茶相饮，味劣者有罚，号为汤社。

《浪楼杂记》：天成四年，度支奏，朝臣乞假省觐者，欲量赐茶药，文班自左右常侍至侍郎，宜各赐蜀茶三斤，蜡面茶二斤，武班官各有差。

马令《南唐书》：丰城毛炳好学，家贫不能自给，入庐山与诸生留讲，获镪即市酒尽醉。时彭会好茶，而炳好酒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彭生作赋茶三片，毛氏传诗酒半升。”

《十国春秋·楚王马殷世家》：开平二年六月，判官高郁请听民售茶，北客收其征以贍军，从之。秋七月，王奏运茶河之南北，以易缯纩、战马，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，诏可。由是属内民得自摘山造茶而收其算，岁入万计。高另置邸阁居茗，号曰八床主人。

《荆南列传》：文了，吴僧也，雅善烹茗，擅绝一时。武信王时来游荆南，延住紫云禅院，日试其艺，王大加欣赏，呼为汤神，奏授华亭水大师。人皆目为乳妖。

《谈苑》：茶之精者北苑，名白乳头。江左有金蜡面。李氏别命取其乳作片，或号曰“京挺”、“的乳”二十余品。又有研膏茶，即龙品也。

释文莹《玉壶清话》：黄夷简雅有诗名，在钱忠懿王俶幕中，陪樽俎二十年。开宝初，太宜赐俶“开吴镇越崇文耀武功臣制诰”。俶遣夷简入谢于朝，归而称疾，于安溪别业保身潜遁。著《山居》诗，有“宿雨一番蔬甲嫩，春山几焙茗旗香”之句。雅喜治宅，咸平中，归朝为光禄寺少

茶

卿，后以寿终焉。

《五杂俎》：建人喜斗茶，故称茗战。钱氏子弟取雪上瓜，各言其中子之的数，剖之以观胜负，谓之瓜战。然茗犹堪战，瓜则俗矣。

《潜榷类书》：伪闽甘露堂前，有茶树两株，郁茂婆娑，宫人呼为清人树。每春初，嫔嬙戏于其下，采摘新芽，于堂中设倾筐会。

《宋史》：“绍兴四年初，命四川宣抚司支茶博焉。”“旧赐大臣茶有龙凤饰，明德太后曰：‘此岂人臣可得。’命有司别制入香京挺以赐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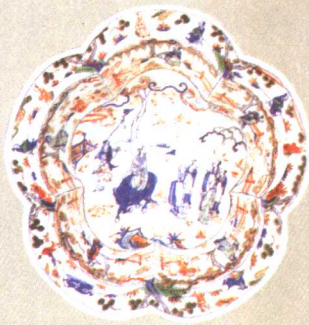
《宋史·职官志》：茶库掌茶，江浙荆湖建剑茶茗，以给翰林诸司赏赉出鬻。

《宋史·钱俶传》：太平兴国三年，宴俶长春殿，令刘铨、李煜预坐。俶贡茶十万斤，建茶万斤，及银绢等物。

《甲申杂记》：仁宗朝，春试进士集英殿，后妃御太清楼观之。慈圣光献出饼角以赐进士，出七宝茶以赐考官。

《玉海》：宋仁宗天圣三年，幸南御庄观刈麦，遂幸玉津园，燕群臣，闻民舍机杼，赐织妇茶彩。

陶谷《清异录》：“有得建州茶膏，取作耐重儿八枚，胶以金缕，献于闽王曦，遇通文之祸，为内侍所盗，转遗贵人。”“苻昭远不喜茶，尝为同列御史会茶，叹曰：‘此物面目严冷，了无和美之态，可谓冷面草也。’”“孙樵《送茶与焦邢部书》云：‘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。此徒皆乘雷而摘，拜水而和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，月涧云龛之品，慎勿贱用之。’”“汤悦有《森伯颂》，盖名茶也。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，既久，而四肢森然，二义一



(明·万历) 五彩人物八宝花式折沿盆

茶

茶

葉

聖

茶

茶



(明·洪武)釉里红菊花缠枝纹大碗

名，非熟乎汤瓿境界者谁能目之。”“吴僧梵川，誓愿燃顶供养双林。传大士自往蒙顶山上结庵种茶。凡三年，味方全美。得绝佳者曰‘圣杨花’、‘吉祥蕊’，共不逾五斤，持归供献。”“宣城何子华邀客于剖金堂，酒半，出嘉阳严峻所画陆羽像悬之，子华因言：‘前代惑骏逸者为马癖，泥贯索者为钱癖，爱子者有

誉儿癖，耽书者有《左传》癖，若此叟溺于茗事，何以名其癖？’杨粹仲曰：‘茶虽珍，未离草也，宜追目陆氏为甘草癖。’一座称佳。”

《类苑》：“学士陶谷得党太尉家姬，取雪水烹团茶以饮，谓姬曰：‘党家应不识此？’姬曰：‘彼粗人安得有此，但能于销金帐中浅斟低唱，饮羊膏儿酒耳。’陶深愧其言。”“胡峤《飞龙涧饮茶》诗云：‘沾牙旧姓余甘氏，破睡当封不夜侯。陶谷爱其新奇，令犹子彝和之。彝应声云：‘生凉好唤鸡苏佛，回味宜称橄榄仙。’彝时年十二，亦文词之有基址者也。”

《延福宫曲宴记》：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，召宰执亲王学士曲宴于延福宫，命近侍取茶具，亲手注汤击拂。少顷，白乳浮盏面，如疏星淡月，顾诸臣曰：“此自烹茶。”饮毕，皆顿首谢。

《宋朝纪事》：洪迈选成《唐诗万首绝句》，表进，寿皇宣谕：“阁学选择甚精，备见博洽，赐茶一百铤，清馥香一十贴，薰香二十贴，金器一百两。”

《乾淳岁时纪》：仲春上旬，福建漕司进第一纲茶，名“北苑试新”，方寸小铤，进御止百铤，护以黄罗软盂，借以青箬，裹以黄罗，夹复臣封朱印，外用朱漆小匣镀金锁，又以细竹丝织笈贮之，凡数重。此乃雀舌水芽，所造一铤之值四十万，仅可供数瓿之啜尔。或以一二赐外郎，则

以生线分解转遗，好事以为奇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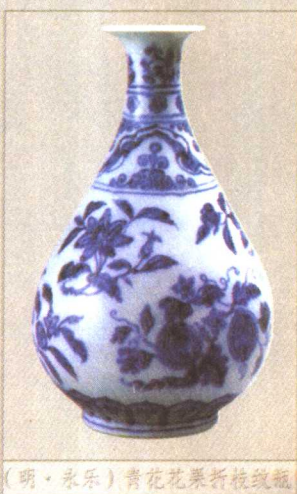
《南渡典仪》：车驾幸学，讲书官讲讫，御药传旨宣坐赐茶。凡驾出，仪卫有茶酒班殿侍两行，各三十一人。

《司马光日记》：初除学士待诏李尧卿宣召，称：“有敕。”口宣毕，再拜，升阶，与待诏坐，啜茶。盖中朝旧典也。

欧阳修《龙茶录后序》：皇祐中，修《起居注》，奏事仁宗皇帝，屡承天问，以建安贡茶并所以试茶之状谕臣论茶之舛谬。臣追念先帝顾遇之恩，览本流涕，辄加正定，书之于石，以永其传。

《随手杂录》：“子瞻在杭时，一日中使至，密谓子瞻曰：‘某出京师辞官家，官家曰：“辞了娘娘来。”’某辞太后殿，复到官家处，引某至一柜子旁，出此一角密语曰：“赐与苏轼，不得令人知。”遂出所赐，乃茶一斤，封题皆御笔。’子瞻具札，附进称谢。”“潘中散适为处州守，一日作醺，其茶百二十盏皆乳花，内一盏如墨，诘之，则酌酒人误酌茶中。潘焚香再拜谢过，即成乳花，僚吏皆惊叹。”

《石林燕语》故事：建州岁贡大龙凤、团茶各二斤，以八饼为斤。仁宗时，蔡君谟知建州，始别择茶之精者为小龙团，十斤以献，斤为十饼。仁宗以非故事，命劾之，大臣为请，因留而免劾，然自是遂为岁额。熙宁中，贾清为福建运使，又取小团之精者为密云龙，以二十饼为斤，而双袋谓之双角团茶。大小团袋皆用绯，通以为赐也。密云龙独用黄盖，专以奉玉食。其后又有瑞云翔龙者。宣和后，团茶不复贵，皆以为赐，亦不复如向日之精。后取其精者为铤茶，岁赐者不同，不可胜纪矣。



(明·永乐)青花花果折枝纹瓶

《春渚记闻》：东坡先生一日与鲁直、文潜诸人会，饭既，食骨髓儿血羹。客有须薄茶者，因就取所碾龙团遍啜坐客。或曰：“使龙茶能言，当须称屈。”

魏了翁《先茶记》：眉山李君铿，为临邛茶官，吏以故事，三日谒先茶。君诘其故，则曰：“是韩氏而王号，相传为然，实未尝请命于朝也。”君曰：“饮食皆有先，而况茶之为利，不惟民生食用之所资，亦马政、边防之攸赖。是之弗图，非忘本乎！”于是撤旧祠而增广焉，且请于郡上神之功状于朝，宣赐荣号，以侈神赐。而驰书于靖，命记成役。

《拊掌录》：宋自崇宁后复榷茶，法制日严。私贩者固已抵罪，而商贾官券清纳有限，道路有程。纤悉不如令，则被击断，或没货出告。昏愚者往往不免。其侪乃目茶笼为草大虫，言伤人如虎也。

《苕溪渔隐丛话》：欧公《和刘原父扬州时会堂绝句》云：“积雪犹封蒙顶树，惊雷未发建溪春。中州地暖萌芽早，入贡宜先百物新。”注：时会堂，造贡茶所也。余以陆羽《茶经》考之，不言扬州出茶，惟毛文锡《茶谱》云：“扬州禅智寺，隋之故宫，寺傍蜀冈，其茶甘香，味如蒙顶焉。”第不知入贡之因，起何时也。

《卢溪诗话》：双井老人以青沙蜡纸裹细茶寄人，不过二两。

《青琐诗话》：大丞相李公昉尝言，唐时目外镇为粗官，有学士貽外镇茶，有诗谢云：“粗官乞与真虚掷，赖有诗情合得尝。”[外镇即薛能也。]

《玉堂杂记》：淳熙丁酉十一月壬寅，必大轮当内直，上曰：“卿想不甚饮，比赐宴时，见卿面赤。赐小春茶二十铤，叶世英墨五团，以代赐酒。”

陈师道《后山丛谈》：“张忠定公令崇阳，民以茶为业。公曰：‘茶利厚，官将取之，不若早自异也。’命拔茶而植桑，民以为苦。其后榷茶，他县皆失业，而崇阳之桑皆已成，其为绢而北者，岁百万匹矣。”“文正李公既薨，夫人诞日，宋宣献公时为侍从。公与其僚二十余人诣第上寿，

茶

茶

茶

茶

茶

拜于帘下，宣献前曰：‘太夫人不饮，以茶为寿。’探怀出之，注汤以献，复拜而去。”

张芸叟《画墁录》：“有唐茶品，以阳羨为上供，建溪、北苑未著也。贞元中，常袞为建州刺史，始蒸焙而研之，谓研膏茶。其后稍为饼样，而穴其中，故谓之一串。陆羽所烹，惟是草茗尔。迨本朝建溪独盛，采焙制作，前世所未有也，士大夫珍尚鉴别，亦过古先。丁晋公为福建转运使，始制为凤团，后为龙团，贡不过四十饼，专拟上供，即近臣之家，徒闻之而未尝见也。天圣中，又为小团，其品迥嘉于大团。赐两府，然止于一斤，惟上大斋宿两府，八人共赐小团一饼，缕之以金。八人析归，以侈非常之赐，亲知瞻玩，赓唱以诗，故欧阳永叔有《龙茶小录》。或以大团赐者，辄剖方寸，以供佛、供仙、奉家庙，已而奉亲并待客享子弟之用。熙宁末，神宗有旨，建州制密云龙，其品又加于小团。自密云龙出，则二团少粗，以不能两好也。予元祐中详定殿试，是年分为制举考第，各蒙赐三饼，然亲知分遗，殆将不胜。”“熙宁中，苏子容使北，姚麟为副，曰：‘盍载些小团茶乎？’子容曰：‘此乃供上之物，畴敢与北人。’未几有贵公子使北，广贮团茶以往，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，非小团不贵也。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，此以一罗酬四团，少不满意，即形言语。近有贵貂守边，以大团为常供，密云龙为好茶云。”

《鹤林玉露》：岭南人以槟榔代茶。

彭乘《黑客挥犀》：“蔡君谟，议茶者莫敢对公发言，建茶所以名重天下，由公也。后公制小团，其品尤精于大团。一日，福唐蔡叶丞秘教召公



(清·同治) 粉彩“燕淹干飞图”瓷壶

茶

茶

茶

茶

茶



(明·嘉靖)青花釉上彩鱼藻纹盖罐

啜小团，坐久，复有一客至，公啜而味之曰：‘此非独小团，必有大团杂之。’丞惊呼童诘之，对曰：‘本碾造二人茶，继有一客至，造不及，即以大团兼之。’丞神服公之明审。”“王荆公为小学士时，尝访君谟，君谟闻公至，喜甚，自取绝品茶，亲涤器，烹点以待公，冀公称赏。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，投茶瓯中，并食之。君谟失色，公徐曰：‘大好茶味’。君谟大笑，且叹公

之真率也。”

鲁应龙《闲窗括异志》：当湖德藏寺有水陆斋坛，往岁富民沈忠建每设斋，施主虔诚，则茶现瑞花，故花俨然可睹，亦一异也。

周辉《清波杂志》：先人尝从张晋彦觅茶，张答以二小诗云：“内家新赐密云龙，只到调元六七公。赖有山家供小草，犹堪诗老荐春风。”“仇池诗里识焦坑，风味官焙可抗衡。钻余权幸亦及我，十辈遣前公试烹。”时总得偶病，此诗俾其子代书，后误刊《于湖集》中。焦坑产庾岭下，味苦硬，久方回甘。如“浮石已干霜后水，焦坑新试雨前茶”，东坡《南还回至章贡显圣寺》诗也。后屡得之，初非精品，特彼人自以为重，包裹钻权幸，亦岂能望建溪之胜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：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，有仙洞、仙桥，士女往往夜游，吃茶于彼。

《五色线》：骑火茶，不在火前，不在火后故也。清明改火，故曰骑火茶。

《梦溪笔谈》：王城东素所厚惟杨大年。公有一茶囊，惟大年至，则取茶囊具茶，他客莫与也。

《华夷花木考》：宋二帝北狩，到一寺中，有二石金刚并拱手而立。神